

潘剑锋

从玉海楼到芬兰，一场跨文化的艺术修行

■记者 夏郑希 徐心星

阔别3年，常年旅居芬兰的视觉艺术家潘剑锋回到了家乡瑞安。今年4月，记者登门拜访时，他正在家中为芬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乔迁艺术之夜“与光共舞”进行创作。前两年，他忙于筹备德国科隆的艺术展览，去年展览落幕后想歇一歇，直到今年清明才抽出时间回来。“趁着扫墓，回瑞安住一阵子。”他语气淡淡的。

此次返乡，既为祭扫父亲，也是一场与故乡的久别重逢。从玉海楼的书香童年到欧洲博物馆的艺术殿堂，从商业设计的弄潮儿到独立艺术的修行者——潘剑锋的人生始终在“远行”与“回归”之间寻找平衡。而那条看不见的线，一头系着瑞安，一头连着世界。

十年“牢笼”，一生底气

潘剑锋出生于艺术世家。其父潘知山是书法家，曾任瑞安市文物馆馆长，数十年守护瑞安文脉传承。1956年成立的瑞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便设于玉海楼内，直至2013年瑞安市博物馆落成，这座被誉为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古建筑，才恢复独立文物建筑身份。“4岁到14岁，我在玉海楼住了整整10年。”提及玉海楼，潘剑锋眼中满是复杂的温情。儿时的他曾抱怨这里17时后不能外出，觉得这里像“牢笼”般束缚他。他至今记得，百晋陶斋墙角随意堆放的晋汉画像石，差点被他当作练功夫的“道具”；楼外的放生池，在他记忆里是捡乌龟玩耍的“救生池”，还有小姑娘不慎落水的惊险瞬间，都成了童年最鲜活的注脚。

潘知山守护这座藏书楼几十年，去世前一年写下《舟泊玉海》，记录与玉海楼的不解之缘。父亲案头常年不散的墨香，成为潘剑锋最深刻的嗅觉记忆——“那种身体能感受到的气息，早已融入血液”。儿时被父亲逼着每日练书法的“苦差事”，虽让他排斥，也为他打下了扎

实的笔墨功底，更在心中埋下了文化的种子。“每天都要练的，不练没饭吃。”他说，其父的教育方式颇为强硬。

随着岁月增长，这座曾让潘剑锋渴望逃离的“牢笼”，逐渐成为精神的灯塔。当他辞职离开商业设计行业时，当他搬到芬兰面对完全陌生的国度时，玉海楼会跳出来跟他“说话”——不是具体哪一本书，哪一句话，而是一种底气，一种根植于文化深处的确认，让你感到自信，让你在哪里都不会觉得“没有自己的根”。“它慢慢变成一种身份，一种底气，成为我独特的优势。”他说。而那些关于文化的记忆碎片，像水墨在宣纸上慢慢晕开，成为他后来艺术生涯最深的底色。

高中毕业后，潘剑锋离开瑞安，赴中国美术学院求学，后又赴英国深造，拿下两个硕士学位。2002年，他在上海开启职业生涯，进入国际广告公司，成为手握可口可乐、耐克、胡润百富等众多国际品牌设计项目的设计总监。“修改‘健怡可乐’‘可爱多’的字体，用隶书童子功设

计胡润标识，这些对我来说驾轻就熟。”他笑着回忆，儿时的书法功底让他对毛笔、临帖、线条和结构具有极强的敏锐，在中文字体设计领域如鱼得水，成为连接国际品牌与中国市场的“文化翻译官”。

这段商业设计生涯，也让潘剑锋深刻体会到跨文化沟通的精髓。“最大的挑战是放下文化骄傲，平等对待不同文明。”为上海世博会芬兰馆设计标志时，他用汉字诠释北欧的纯净自然；为尊尼获加威士忌创作时，将“永远向前”四字化为拄杖行走的人形，完美融合汉字象形特征与毛笔书写质感；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“我们不仅保护熊猫”系列海报设计中，更是以书法“知白守黑”的原理，实现熊猫与森林、麋鹿的形象转换，成为跨文化设计的典范。

然而，在商业设计领域风生水起的同时，潘剑锋却感到内心的疲惫与空虚。做了太多商业项目，他忽然问自己：这些项目对社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？北欧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，让他开始反思设计的商业性与社会责任的平衡。

“自我放逐”，重塑艺术本心

2009年冬天，一次偶然的芬兰之行，让潘剑锋邂逅了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与极致的宁静。“书者，散也。”东汉书法家蔡邕在《笔论》中提出的这一核心书论，成为他此后的精神指引。他解释，这里的“散”，是剥离自我执念的超脱，是“无妄我、无善我”的平静。2016年，他毅然放下上海的繁华生活，举家迁居芬兰的中世纪古镇波尔沃，住进一座于1750年建造的老木屋，开始了近乎“流放”的艺术修行。“从上海十几分钟一个电话的忙碌，到芬兰一年没人打电话的寂静，这是彻底的断舍离。”潘剑锋形容那段时光是“一

场灵魂的修行”。芬兰半年的极夜与严寒，让他不得不面对孤独与黑暗，“每天砍木头、修房子，然后画画，画线条，画看不见的东西。”他不再做商业设计，而是“把自己当成人生最大的客户”，在笔墨间探索“我是谁”的哲学命题。

这段修行最深沉的结晶，是2016年起历时5年创作的《云水谣》（又名《别父》）。2016年，在潘剑锋父亲生命最后的近20天里，全家人守在同一个房间。大家痛苦、困顿，不知如何面对最后的告别。他念头一转，找出大纸，用父亲的毛笔每天画一张，没有具体内容，就是云、山、

水。因为父亲的名字里有个“山”字，喜欢画山水画。“我很明确地知道，只要我用毛笔，父亲一定会很欣慰。”他说，“离别的方式有千万种，这是我和他告别的方式。”

2025年，潘剑锋在全欧洲最古老的东亚博物馆举办了为期8个月的个人展览。今年4月，展览被提名科隆文化奖，并获得德国路德维希基金会的支持。博物馆的人跟他开玩笑：“你是这个馆里唯一还活着的办展艺术家，其他都已经去世了。”正因如此，他说：“艺术是一辈子的修行，我觉得我还只是个宝宝，刚刚入门。”

文脉所系，山海亦念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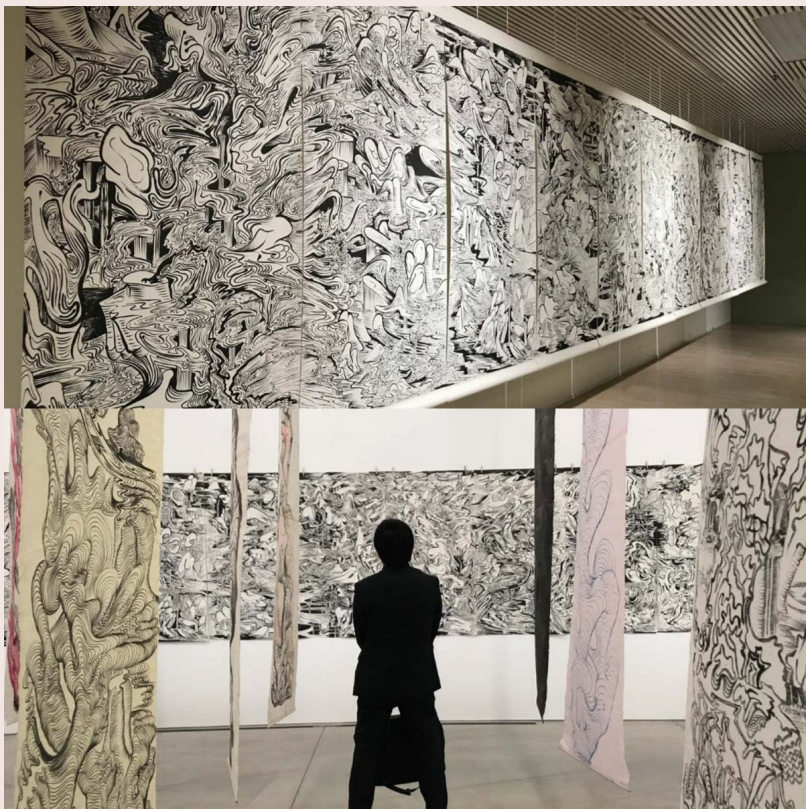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离不开瑞安，就像离不开我的父亲一样。”谈及故乡，潘剑锋的语气格外笃定。尽管18岁后便常年在外，但瑞安人的性情早已融入他的骨子里——与苏州妻子的性情对比时，他会忽然意识到“我还是温州人，还是瑞安人”；异国他乡的三文鱼、土豆吃久了，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味道；如今回到瑞安，他骑着“小毛驴”穿行街巷，跟着父亲的学生打羽毛球、练太极，重新发现这座

城市的变化。

忠义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翻新让他惊叹“瑞安大了很多，也漂亮了很多”，但玉海楼的一砖一瓦、老城区的烟火气息，依然是他心中最熟悉的模样。“玉海楼是我的一部分，就像父亲住在我的心里一样，我们早已融为一体。”他说，故乡的文化基因不是刻意的标签，而是自然的滋养。如今，他计划多陪伴年迈的母亲，在瑞安待更长时间。他感慨：

“我在重新发现瑞安的美，或许未来的创作里，会有更多故乡的印记。”

从玉海楼的墨香童年到芬兰的极夜修行，从商业设计的跨界先锋到独立艺术的精神行者，潘剑锋用笔墨架起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，用修行诠释艺术的本质，更用赤子之心守护着与故乡的血脉连结。他与瑞安，就像水墨归于宣纸——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。



作品《云水谣》

【人物名片】

潘剑锋，出生于1973年，玉海人，跨文化观念书写艺术家，常驻芬兰中世纪古镇波尔沃与上海。他先后毕业于英格兰中央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，获两个艺术硕士学位。其个人作品在中国、芬兰、日本、德国等国家展出，曾获多项国际设计奖项，其中“赫尔辛基字体工艺2017”获芬兰视觉传播设计协会（Grafiä）国家设计大奖金奖，在赫尔辛基机场的现场书写获芬兰“Kulyaiyva”最佳印刷和海报大奖，《中芬字典》获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银奖，为世界自然基金会（WWF）设计的“我们不仅保护熊猫”赢得美国克里奥国际广告大赛银奖。他曾任职国际4A广告公司——麦肯·光明广告公司设计部主管、智威汤逊中乔广告公司（JWT）设计总监、英国华人艺术中心策展人和视觉设计师、2012世界设计之都-赫尔辛基芬兰革新设计周创意总监、芬兰亚欧创意圆桌论坛中方召集人等职，是字研所SHTYPE（上海-赫尔辛基）创作总监及House of Ink创始人。



扫一扫，看图文



潘剑锋在芬兰的家中进行艺术创作